

第十四回 真節烈逢狼狽接木移花

詩曰：

既蛄絲蘿那改盟，人貪富貴我甘賞。
移蘭易草香彌遠，換李更桃味轉深。
俠婢代當花燭夜，寒儒空醉洞房春。
若非天意違人意，已就殷殷一片心。

話說蘇紫宸鄉試得中亞魁，歸至松江。因見浙省題名錄，喜得秋遴發解，暗信文章足據。但不見儒珍名姓，心下不快。候得自己家中事畢，即起身到杭，先至誠齋衙中，叔姪相見。誠齋見姪兒青錢高選，自然喜悅。紫宸問起孀妹並兄弟因何不見，誠齋道：「現屆下元之節，因慕杭城古刹，向多聖僧，特於湖南淨慈寺，啟建七晝夜道場，追薦祖宗，故令汝孀妹到彼。」紫宸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但小姪於路勞頓，俟明早去見孀妹罷。」誠齋即叫廚房治酒，與大相公洗塵。說猶未了，忽聽見外廂傳梆稟事。誠齋只得便服出堂，去不多時，進來說道：「因是新近有旨，著內監於蘇杭二處，點選宮女，竟無論鄉紳現任，都要舉報。今內監將臨北關，故傳梆通報，就要去迎接。我想這事，你妹子馨如卻將奈何？難道汝在松江，倒不曉得麼？」紫宸道：「小姪一路來，竟不見說起有這事。」誠齋也無暇再問，忙換了公服，匆匆出衙而去不提。

再說紫宸，到得次日天明，先去淨慈寺見了孀妹。即來探望秋遴，相見坐定，秋遴道：「小弟正有件難處分的事，今得兄來，或可為弟籌劃一二。」紫宸道：「吾兄桂枝高折，正爾飛揚自得，卻有何事，而燃眉比急耶？」秋遴道：「說起那節事時，真可令人髮指。王儒珍兄與蔡其志的令愛，原係襁褓締姻，諒吾兄亦知其事。奈儒兄家業日微。蔡老甚有絕之之意。所以未即發動者，特伺其秋榜何如耳。不意儒兄文星之暗，以致場屋失利。而蔡老反覆之謀遂決，渺寒儒為可啖，竟爾公然無忌，將王氏之姻，另許為夏宅之婦。」紫宸道：「原來有此異事。但不知夏宅為誰，而儒兄又難道就肯罷了不成？」秋遴道：「就是謬立群英社的夏元虛，他洩畢純來為媒，蔡老竟將寒王氏之盟，而允夏氏之請。彼時惟弟知之，急報知儒兄。奈儒兄竟如技窮鼯鼠，束手無能。且謂先人雖有成言，苦無媒證。故執定任其自然，惟有付諸長歎而已。於時弟實不平，思所以救之，而計無所出。反覆踟躕，乃得一從權之策，特洩家母舅為媒，亦往求姻。蔡老初以兩難相卻，後設一法，竟治酒邀弟與元虛到彼，出題賦詩，較量優劣。元虛盜竊其妹之紅梅詩，充作自己之海棠吟，被蔡老識破，大出其醜，遂辭元虛而允親於弟。因而稟命家產，急以千金聘定。蓋弟之心實欲虛聘此姻，以牢籠蔡老，免致他虞，徐俟儒兄功名到手，彼蔡老勢利心灰，炎涼麵轉，然後剖明心跡，令此姻仍歸儒兄，完其舊好耳。」

紫宸道：「吾兄義俠之氣，直逼古人，殊堪欽仰。不知更有何故，卻難處分，而憂形於色？」秋遴頓足道：「豈知事不湊人之巧。昨日忽聞點選宮人之舉。蔡處得此消息，著急催親，而家嚴竟允其今晚畢姻，此事急如星火。小弟正在心焦，苦無良策，今得吾兄到來，乞為弟調處一個妙法。不然時，卻怎開交？」紫宸道：「此事無甚別法。娶之即壞友朋之義，不娶又恐點選入宮。只除非與儒兄說明就裡，令儒兄作速備辦完姻。」

秋遴搖頭道：「弟也曾想過，那有三不便總是緩不及事也。」紫宸道：「有甚三不便？乞吾兄指教，或可另作商量。」秋遴道：「蔡王之好已絕，今欲令仍歸於王，急切如何肯允？未免要費許多唇舌，此緩不及事，一不便也。家嚴為這姻事，所費不下千金。今一旦歸諸他人，家嚴之心，豈即弟心，未免也有許多周折，此緩不及事，二不便也。自弟聘蔡氏之後，儒兄恨如仇敵，況他最執古板，見是已奪之姻，如何肯信從權之意，便說得明白？此緩不及事，三不便也。弟想此事，至為緊急。有一不便，即恐貽誤，況三不便耶！」紫宸道：「然則奈何？」秋遴道：「弟今想得一計在此，竟瞞過這三不便，等待成功之後，即不怕不便矣。但須在吾兄身上停當這事。」紫宸道：「不知有何妙算，卻用著小弟？」秋遴附耳低言道：「只消如此如此，不怕事不諧矣。」紫宸點頭道：「吾兄所算大為有理，事不宜遲，小弟就此告別於。但外面的事，弟去料理，裡頭的事，兄卻也要辦得周密，不要失支脫節方妙。」秋遴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正是：

不用再三相囑咐，算來都是會中人。

且說紫宸別了秋遴，一逕來見儒珍，各敘問闊之情。儒珍道：「恭喜吾兄桂枝高折，足使同氣生光。小弟不才，不換這領青衿。」紫宸道：「文章如吾兄而困於場屋，真乃下第劉蕡令人扼腕。然遲早有數，勿以一跌挫志。」儒珍歎了口氣道：「得失雖有數，但可恨者妻子不能保全耳。」紫宸佯作不知，道：「豈因功名失意，而令岳處竟有異議耶？」儒珍道：「然也。就是老天無眼，今科中解元的陳秋遴，他見蔡老嫌鄙小弟，欲另許婚夏元虛，他素知蔡女子才色，央婉他的母舅為媒，千方百計去懇求，願出乾金作聘。蔡老便又違夏氏之約，而許此獸心之物矣。」紫宸假意發怒道：「天地間有這等不平之事！你平日與儒兄做密友，到此時候不能為儒兄挽救，而反奪儒兄之婚姻，這般不仁不義，真乃衣冠禽獸矣！」儒珍道：「他今蟾桂高攀，好不揚揚得意。奪便奪了，那裡還念什麼布衣之交！」紫宸冷笑道：「豈有此理！難道中了個解元，就是這般肆行無忌得的麼？明日待弟放出群英社上打夏元虛的手段來，先出出氣，卻再與他講理便了。但今江上芙蓉與山間紅葉，正當風韻宜人，兄又何苦呆坐此屋簷下，作楚囚狀也？」儒珍歎息道：「小弟貧既刻骨，又復困於場屋，致受奸人凌侮，方寸成灰，安能如兄揚眉吐氣，而知門外風光何？」紫宸道：「龍門失躍後尚可期；姻議多乖，或亦定數。今日弟適有興與兄一樽浮白，醉藉楓林，或可轉顰為笑。」說罷拉了儒珍，一同出門而去。

兩個於路說說笑笑，不覺的行近秋遴後園。紫宸立住道：「此有酒樓，倒也幽潔。與兄暢飲幾杯，以佐遊興何如？」因叫劍童先與酒家說了，隨和儒珍登樓而飲。儒珍道：「弟尚未與吾兄軟足，反蒙招飲，得無顏厚乎？」紫宸道：「忝在知己，何出此言。恐沽來之酒，不足將敬耳。」兩個飲至半酣，儒珍告止。紫宸大笑道：「人聞吾兄酒戰，覺得腸胃俱枯。今日閒暇，正欲大開酒海，一較勝負，明日賦『阿誰扶上馬，不記下樓時』之句嘲兄，方快生平。奈何旗鼓尚未相當，即思鳴金收軍耶？」儒珍也笑道：「若論文章旗鼓，吾兄有如此之筆，弟或少遜一籌。至於壺觴楚漢，弟帶酒鬼赴陣，當亦所向無前。」紫宸道：「些小酒鬼，真一靴尖踢倒耳。」儒珍笑道：「酒鬼雖小，卻甚是輕捷，未必一時容易踢倒。」說罷大笑。遂滿浮綠蟻，大施豪飲。果是酒逢知己，話得投機。飲了一會，那儒珍已頹然酩酊。紫宸又叫劍童斟下巨觴相奉，儒珍接過，一吸而盡，擲杯大笑道：「小弟之酒，已盡。」

龍飛舞矣。」一頭說，一頭乜著醉斜眼，靠在桌上已沉沉睡去。

紫宸見儒珍醉臥，不勝大喜，忙叫劍童算還店賬，將儒珍負了，一逕來到秋遴家花園後門，只見秋遴早已開著園門，在那裡探頭探腦的望。紫宸笑道：「兄真有心人也。」秋遴也不回言，竟招呼劍童負著儒珍，一直來到書房樓上，放臥牀內。儒珍因是醉極，全不知覺，竟便酣然睡去。秋遴將錦被展開，替他蓋好了，輕輕放下帳子，又將房間鎖上，復同劍童下樓。來到園門首，只見管園的扯住紫宸，在那裡亂嚷亂道：「分明是個白撞賊，曉得我家大相公今晚在這樓上做洞房，有財想，所以在此探頭探腦，思量要偷些兒物事。且同我到老爺面前去問你，看是個做相公的不是。」秋遴看見，忙上前喝道：「好瞎眼的狗才！這是錢塘縣蘇老爺的大相公，和我相公至交好友，敢這等放肆，還不叩頭！」管園的見說，驚得忙放手，叩頭道：「小人不知冒犯，但相公既是我家大相公好友，該從前門來，如何走這後門，以致小人得罪。」秋遴道：「你不快走，在此多說怎的！」管園的應聲而去。秋遴笑道：「倒是小弟得罪了，如今這事，雖是半把妥協，明日還須吾兄到舍，做個排難解紛之人哩。今恐招搖耳目，倒不相留了。」紫宸點頭會意，便拱一拱手，同劍童別去。秋遴亦鎖園門而入。

原來這都是秋遴的計策，使紫宸佯為不知，誘醉儒珍，預納在自己洞房之內，等待蔡小姐嫁來，要撮合他兩下仍完舊好之意。故自己先假作做有病，心煩欲嘔。因將洞房遠做花園之內，不許一人入房吵鬧。而儒珍在內，亦竟無人知道。這正是：

曾從管鮑見分金，又見交遊王與陳。

晴裡用心全大義，良朋不愧列人倫。

且不說陳秋遴用計，只等蔡小姐花轎臨門。再表蔡若蘭，自聞他父親寒王氏之盟，另許陳秋遴之後，寢食俱廢，終日長吁短歎。看看玉容憔悴。其志百方勸慰，只是尋死覓活。其志見此光景，亦追悔前番孟浪，但事屬已成，亦無如何。那日忽聞報選宮女，心下著忙，又見女兒日夜啼哭，就催陳宅作速完姻，以畢兒女之債。自卻忙忙打點遣嫁之事不提。

早有侍女紅渠走報若蘭道：「老爺因見外面點繡女，家家戶戶俱已婚娶。陳家也來催親，已定明日是小姐吉期了。」若蘭見說，長歎了一聲道：「什麼吉期，分明是我的死期了。王生王生，非妾薄情，不能保此身命，全你之願。奈你文星太暗，致生不測。妾今時事相逼，此生恐難再面，竟成永別矣。」說罷，淚如雨下，嬌綃從旁勸道：「老爺亦不過愛小姐乾金貴質，故不忍與寒素之家。小姐又何苦如此，有負老爺的好意。豈不聞在家從父乎？」若蘭見說，冷笑了一聲道：「汝言大誤矣。在家從父者，女子理無自主婚姻，須待父母之所擇定者而從之。雖貧窮卑陋，亦終身莫改，方是在家從父。今棄一諾於貧賤之交，而再擇於禮義之外，是亂命也，又可從乎？」嬌綃道：「雖然如此，但每見鬚眉男子。尚且不能成全禮義，何況閨閣之內，那裡拘得許多。且小婢微聞王生飲酒猖狂，以致今科不中，兼之一貧如洗。小姐嫁去，難道竟受餓不成？今老爺另許之陳生，青年解元，他日功名難量，正和小姐天然一對佳偶，又何苦苦戀此寒酸，為無益之憂耶。」若蘭色愠道：「自古紅絲一係，千金莫易，雖田姑村婦，亦知從一而終之義，豈有禮義之家，而作無禮義之事。我因汝知心著意，故十分抬舉於汝，今汝以何等樣人待我，豈不知我心如鐵石耶。汝勿多言，徒添我惱。」嬌綃泣道：「非嬌綃敢多言冒犯，因見小姐十分愁損，故進逆耳之言相勸。但如今王宅之盟已寒，陳門之娶又迫，必須預為之計方妙，不然如何了局？」若蘭道：「當此之際，有甚預為之計？此身本屬王門，惟以一死歸之，便是我蔡若蘭的了局。」紅渠道：「小姐便從容就義，一死流芳，但陳宅迎娶到門，叫老爺如何發付，豈不要受氣？節雖全了，卻未免與孝道有虧，還宜從長計議為是。」若蘭搖首道：「身不自保，何有於他？」嬌綃道：「嬌綃倒有一計在此，上可免老爺鼠牙之患，次可遂小姐不二之心，實為兩全，不知小姐肯容納否？」若蘭道：「方寸已亂，不復知有計較，汝既有兩全之法，即試言之。」嬌綃道：「小姐的母舅符老爺，住居塘棲鎮上，去此約有六七十里之遙。小姐何不今晚開了園門，同了紅渠一逕問至塘棲符老爺家中，告知其事，藏他一年半載，再作道理。」紅渠道：「三十六著，雖是走為上著，但陳宅的事，卻如何使能割絕？」嬌綃道：「小姐若依我計，少不得也要留書一封與老爺。上寫義不生嫁陳門，情願死歸王氏。假稱逃出投江，絕了老爺追尋之念。等待陳宅來娶時，只消再用一移花接木之計耳。」紅渠道：「又非栽種之事，怎的叫做移花接木？」嬌綃道：「這不過是借喻之詞，小姐去了，老爺怎的發付陳家，卻於眾侍女之內擇一可代者，假充小姐嫁去，雖貴賤懸殊，亦一李代桃僵之法也。但乏其人，奈何？」若蘭道：「此計雖稱兩全，但我自，幼生長深閨，不知外面路徑，一不便也。如今正是紛紛點選之時，藏匿尚恐舉報，反公然出走，豈非自投羅網？二不便也。在道途之間出乖露醜，倒不如死在家中，方算個乾淨名節。此正守死勝似逃生耳。」紅渠道：「依紅渠愚見，竟沒有甚麼不便之處，此云塘棲只得六七十里，又非天涯海角。況既有路，必有船轎可乘，怕甚麼不便。若防點選之事，越發不難。竟效昔時紅拂女的故智，改換做男裝主僕，一時有那個認得？設或遇人盤問，紅渠自能應答，小姐但請放心。」嬌綃笑道：「紅渠之論極妙。」若蘭俯首道：「雖是如此，終覺於心有愧。如今事比娥眉，也顧不得許多了。但代嫁之事，非嬌綃不能機變，汝可念我之情，竟翩然一往，便是我大恩人也。」嬌綃道：「只恐嬌綃無福當此，既蒙小姐吩咐，安敢推辭。但今事不宜遲，且將改裝之事預先演習一番，省得臨期不像。」

紅渠叫聲有理，即到其志那邊，偷了衣服、巾幘、靴帶之類來到房中，把門閉上，和嬌綃將小姐通身上下妝扮起來，竟絕似一美少年。若蘭臨鏡自視，不覺一笑道：「如此一扮，連我自己也認不出來。」紅渠道：「這等一位標緻小相公，走將出去，當此婚嫁紛紜，莫要被人招作東牀，帶累紅渠吃喜酒，卻才好笑哩。」說罷大家都笑。

時近黃昏，嬌綃催促小姐修書。若蘭寫畢，封好，放於桌上。因向嬌綃道：「我此去若有出頭之日，皆汝所賜，決不忘報，汝雖假冒我嫁去，即係真的一般。倘念我之情，老爺處還望你寬慰一二，則我雖去猶在也。」嬌綃泣道：「小姐前途保重，老爺處嬌綃自當孝順，以成小姐之志，後會自有期，小姐亦不須掛念。」若蘭歎道：「背父潛逃，惟抱一死之志，歸寧之事，又焉敢期？」嬌綃道：「小姐此去多則二年，少則一載，等待陳宅之事停妥，王相公功名到手，老爺回心轉意，這就是重逢之日了。」若蘭含淚點頭，徘徊不忍分手。紅渠從旁催促道：「樵樓已打四鼓，不可再緩矣。」若蘭無奈，只得望空拜辭父母祖先，別了嬌綃，和紅渠偷開園門而去。

且說嬌綃，次早假裝大驚小怪，來報其志道：「老爺，不好了，昨夜小姐不知為何，同紅渠開了園門出去，不見回來，特來報與老爺知道。」其志見說，驚得目瞪口呆，忙到女兒房中來看，惟存錦被空牀，那得有若蘭的半個影兒，宙邊桌上留下一封書。其志取來拆看，上寫道：

自恨讀書知義，以致盡節逆親。錢塘夜月，越水煙波，是兒畢命處也。陳門之事，倘塵父懷，嬌綃聰慧可代。萬緒撩心，有筆難罄。伏祈自愛，勿為兒傷。

不孝女若蘭百拜上

其志看畢，於心不忍，雖然掉下了幾清淚，卻只不信道：「既是投江，如何帶了紅渠同去呢？此必有詐。」當下著人暗暗追尋。自早至暮，不見蹤跡。那陳宅卻已來催妝。其志著了急，只得將嬌綃妝扮起來，卻也與小姐彷彿，只是金蓮略大了些。其志又吩咐了一番，上轎而去。只因這一嫁去，有分教：洞房兩駭，節義同全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明白。

[返回 >> 鐵花仙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